

语言教学中的语码转换研究和实验分析

高 军, 戴炜华

(上海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 要:课堂语码转换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言现象,既与双语社会的语码转换有相似之处,又有其独特的模式。本文拟对 5 位语言教师在一学期内的课堂话语行为作个案研究和动态分析,关注语言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交际互动中的语码转换模式,从而进一步论证语言教学中如何最大程度发挥课堂语码转换的作用,有效促进教学实践。

关键词:语码转换;功能;句内转换;句际转换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07)01-0051-05

Abstract: Code-switching in classroom is a very complicated phenomenon. It shares much in common with code-switching in bilingual society but also displays its specific features.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eacher code-switching in classroom and tries to find out its model in teaching/learning interaction.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planned and conscious code-switching in classroom may facilitate L² learning.

Key words: code-switching; functions; intrasentential code-switching; intersentential code-switching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 CS)是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语言学家已经通过大量实例从不同角度对语码转换进行分析和描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语言教学中的语码转换和双语社会背景下的语码转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不同。近年来,应用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师基于二语习得理论和课堂实际教学探讨语码转换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论证课堂语码转换的模式及其功能,有效地促进了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和发展。本文拟就对课堂语码转换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状况进行回顾,并对 5 位语言教师在一学期内的课堂话语行为作个案研究和动态分析,关注语言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交际互动中的语码转换模式,从而进一步论证语言教学中如何最大程度发挥课堂语码转换的作用,有效促进教学实践。

一、课堂语码转换的理论基础

应用语言学界和语言教学界关于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一直持有不同看法。20 世纪 60 年代,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研究十分盛行,该理论认为,旧的习惯会阻碍新的习惯的形成。语言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通过不断接受 L² 的刺激—反应学习 L², 形成 L² 的语言习惯。但是,“学习者头脑中关于母语的语法结构知识干扰了第二语言语法知识的获得”(Bright and McGregor 1970:236)。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差异会产生干扰(interference)或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从而造成学习者的学习困难和错误的出现。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比分析等方法预见或解释错误并有意识地把对比分析结果讲授给学生;另一方面,为学生创造二语习得环境,让学生大量接受目的语输入,反复接受、模仿并强化语言刺激—反应行为,提高学习效果。这样,母语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被忽视了。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直接教学法开始,母语在二语课堂中的使用一直是被禁止的。(Cook, 2001) 一些学者如 Ellis(1984) 等认为,使用母语组织课堂教学或讲授语言知识,剥夺了学生接受目的语的输入机会。而且学生有可能更专注于教师用母

语表达的内容,从而忽略了目的语的输入。语法—翻译教学法的逐渐减少使用更是削弱了母语在教学中的作用。后来的听说教学法、交际教学法等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使用母语。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 Chomsky 对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抨击,对比分析假设也遭到质疑,因为对比分析假设未能考虑到错误产生的多种因素,如学习者对母语和第二语言中相似和容易混淆的语言项目采取回避策略等。认知心理学的发展逐步取代了行为主义理论,成为外语教学研究的主动思想。但是,语言学界在强调认知在外语习得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并未排斥模仿与习惯的作用,开始重新评价母语尤其是学习者自身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Corder (1978b) 将“干扰”重新定义为“调解”(intercession),即学习者由于还未掌握足够的第二语言知识而采用的一种交际策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初期更多地依赖于母语。同时,心理主义者认为,第一语言习得是“习得机制”在起作用;二语习得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创造性建构”过程,随着二语习得者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一语言即母语的作用会相应减弱。这为教师和学生课堂上适时、适量使用母语或者进行语码转换提供了理论基础。Cook (1991) 认为,教师运用第一语言开始讲课,然后转换到第二语言,再转回到第一语言。这样的语码转换可以有效促进第二语言教学,使课堂交际功能达到最大化。Auerbach (1993) 和 Atkinson(1993) 也都指出,适时、适当地使用母语,会让学生更加愿意尝试用英语(L²) 表达自己的想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二、课堂语码转换的研究回顾

课堂语码转换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美国双语教育研究,随后加拿大以及南美、欧洲、非洲、东南亚各国语言学者对语码转换给予极大的关注,从会话分析、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人种学等角度研究课堂语码转换。研究趋势大致可分为两类:早期的研究重点放在双语环境下的课

堂话语分析,尤其是以教师为主的课堂教学中语码转换的交际功能以及运用两种语言实施不同功能的频率。近期的研究以课堂话语序列为主,从人种学角度运用会话分析方法研究语码转换在师生互动交际模式中的作用。

2.1 课堂话语的语码转换功能

以Milk(1981,1982)和Guthrie(1984)为代表的语言学家从语言学角度对收集到的课堂录音材料进行话语功能的详尽分析,同时也解释了教师对语码转换的态度以及教师的语码选择传递给学生的价值观。

Milk(1981)利用Sinclair和Coulthard(1975)的22种单语课堂教学话语行为的分析框架,研究了加利福尼亚一所中学一位墨西哥裔美国教师的双语课堂教学语码转换模式。Guthrie(1984)则采用Dore(1977)分析儿童口语交际行为的框架比较和研究了加利福尼亚一所小学教汉语的两位教师(一位使用双语、一位使用单语教学)的语码转换模式。

Milk(1981)的研究发现,在启发、阐释等话语行为中,教师讲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几率是相等的,而在表达指令、概述等话语行为时教师更多使用英语,这就向学生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英语是代表权势和权威的语言。Guthrie(1984)的研究表明,单语教师使用了很多要求学生集中注意力等的话语,与双语教师相比,他们在教师-学生的交际互动中不占优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语码转换是教师的一种有效交际策略。Guthrie认为双语教师的课堂语码转换具有五种功能:1)翻译;2)作为“我们代码”(即集体内成员使用的代码);3)步骤和指令;4)解释;5)了解学生是否听懂。然而,这一时期对语码转换的研究受到会话分析方法的影响,分析仅限于分类和统计以及教师的个人话语行为,而不是课堂话语的顺序衔接。

2.2 课堂话语序列衔接的语码转换

我们必须注意到,课堂语境中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交际非常复杂,他们不仅关注对方讲话内容,而且关注对方语言流利程度。Mehan(1981:40)指出,即使在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上,学生在教-学行为中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应该研究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交互共时性(the mutual synchronization of behaviour)。Zentella(1981)和Lin(1988,1990)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

Zentella(1981)运用人种学的方法研究了美国纽约市两个班级(一个三年级,一个六年级)的双语课堂教学。她发现,在近8小时的课堂教学中,两位教师的语码转换频率相差极大,其中一位进行了127次语码转换,另一位只有26次。Zentella认为,这和两位教师的语言水平、教育背景、价值观以及对待双语教学的态度有关。Zentella还重点关注了反复出现的顺序结构:提出(initiation)-回答(response)-评价(evaluation),并试图对这些模式作出分析解释。

Lin(1988,1990)调查了香港几所中学的英语课的语码转换情况。它们都是大班授课,采用以教师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由于学生理解和运用英语的水平有限,教师不断在英语和粤语之间进行转换,尤其在涉及到英语词汇和语法时大量使用粤语,并遵循这样一条规律:L2-L1-L2。教师首先用英语讲解语法要点,随之用粤语加以解释,再用英

语重复重点。Lin认为,教师的语码转换一方面是为了教学需要,即教授英语;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学生充分理解所学内容。

三、基于课堂语码转换语料的实验分析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时记录五位语言教师(英语-汉语)一学期6次课共30学时的课堂话语行为,进行详尽的定性个案研究,分析中国教师和学生在双语课堂(英语-汉语)语码转换的话语模式及观念变化,探讨占据主导地位的语码转换模式及其分布和功能,进一步论证课堂语码转换的适用性和如何最大限度发挥课堂语码转换的作用;加深教师对课堂语码转换的理解以改进教学实践。

3.1 研究样本和方法

本研究利用录音设备记录五位大学语言教师约6次课共30学时的授课情况,时间跨度为一学期。主要涉及英语教师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之间的课堂互动交际情况。三位教师分别为四位女性和一位男性。所授课程为英语专业二年级英语泛读、二年级综合英语、三年级高级综合英语和三年级西方文化导论、电子商务专业二年级英语口语。教师采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我们根据录音材料对课堂语码转换的功能进行归类,如组织课堂教学、翻译、重复、阐释、表达和学生友好关系等,并运用Myers-Scotton(1993)提出的“主体语言构造模式”(Matrix Language Frame Model)分析课堂语码转换的结构及其分布。Myers-Scotton认为,决定混合成分语法框架的语言称为“主体语言”(Matrix Language, ML);参与语码转换的其他语言称为“嵌入语言”(Embedded Language(s), EL)。其中主体语言决定语码转换的语法框架。Myers-Scotton以句子为界限把语码转换分为句内转换(intrasentential CS)和句际转换(intersentential CS)两类。我们将这种模式应用到课堂教学语境中,即出现两种不同的语码转换模式,一种是句际语码转换,即以句子为基本单位,从L1或L2转换到L2或L1。另一种是句内语码转换,即以L1或L2为主体语言进行的发生在句子内部的语码转换。例(1)中,教师在解释词的用法时,即以汉语(L1)为主体语言向学生说明,只是在涉及英语短语、例句时才偶尔转换到英语(L2);

例(1):T:Distinguish,或者我们说to make a clear distinction,意思是“区别,辨别”。比如我们要区分好书和坏书,我们可以用distinguish,说distinguish A from B,有时可以说distinguish between A and B。如果我们要说“歧视”,则可用distinguish against,跟的是against。比如:“这项法律是歧视黑人的。”

S:The law distinguished against the blacks.

T:我们延伸开来,种族歧视racial discrimination,有些地方对妇女有性别歧视,可以说sex discrimination。

例(2)的情形刚好相反,教师用英语授课时将单词翻译成汉语,即汉语(L1)作为嵌入语言嵌入到英语(L2)中。

例(2):T:Unless you win the lottery and then you can pay your loan in a second. Lottery,彩票. Australians are house-proud.

3.2 基于语料的课堂语码转换功能分类

语言学家和教师尝试对课堂语码转换功能进行分析,如前文提到的Guthrie(1984)所归纳的五种功能。Polio和Duff(1994)的统计分析表明,教师运用L1的功能主要用来解释语法、组织课堂、翻译生词、帮助学生理解难点、拉近和学生的距离等。Rolin-Ianziti和Brownlie(2002)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几位法语教师的语码转换情况进行了调查,认为课堂语码转换主要有教学功能、元语言功能和交际功能三大类。我们以Rolin-Ianziti和Brownlie的分类为基础,再根据我们所获得的课堂录音材料的分析,对课堂语码转换功能进行一个大致归类,并分别对各种功能进行语料分析。

- 1) 教学功能(从L2转换到L1,目的在于使学生更容易理解L2输入)
 - a 阐释
 - b 重复
 - c 强调
 - d 检查学生是否理解
 - 2) 元语言功能(从L2转换到用L1讨论L2,或从L1转换到L2介绍L2)
 - a 评论:评论L2的词汇用法、语法结构、文化背景等
 - b 对比:对比L1和L2的语法结构、文化价值观等
 - 3) 交际功能(从L2转换到L1)
 - a 鼓励学生使用L2
 - b 应学生要求用L1进行解释相关内容
 - c 表达和学生的友好关系
 - d 吸引学生注意力
 - e 表达教师情绪或活跃课堂气氛
 - f 说明教学进度、课程目标或考试题型
- 3.3 样本分析
- 3.3.1 教学功能

Guthrie(1984)和Lin(1990)都指出,教师对前面的英语陈述辅以中文解释或翻译以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更加清晰的了解;我们也发现教师较多使用语码转换具有阐释、重复、强调等功能,而且主要是以L2为主体语言,L1为嵌入语言的句内语码转换。当然也有句际语码转换,不过是从L2转换到L1,而且使用1到2句L1后随即转换到L2。

例(3):T: What does 'confide' mean? Confide also has the meaning 'tell, tell sth secret, tell private matter.' An example: One evening, he came to my home and confide me that he had spent five years in prison. Translate it into Chinese.

S: 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然后告诉我一个秘密,他曾坐过五年牢。

T: 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来然后对我吐露说他曾坐过五年牢。吐露is more appropriate here.

在例(3)中,教师首先用英语(L2)解释了词的意义;然后用英语提出要求学生把句子翻译成中文,在听到学生的错误回答后,教师给出正确的中文翻译(L1),随后转换到英语作进一步阐释。这一语码转换结构为L2-L1-L2,是典型的句际语码转换。

例(4):Now you are required to write a composition by using an analogy, 对照, analogy is a special kind of

comparison. Like comparison, analogy shows similarities, but unlike comparison, analogy aims at what is common between tow things of different classes. For instance, you may compare the learning of a foreign language to that of swimming, bike-riding, etc.

例句(4)中教师布置学生用analogy的写作方法写一篇作文,为使学学生更加明确要求,教师辅以汉语翻译,随后用英语进一步解释。这是语言教师经常使用的一种课堂教学策略,是句内语码转换。

再如例(5): 'Hypotheses' is the plural form of 'hypothesis'. 以-sis结尾的词,复数形式是-ses. For example, the plural form of 'analysis' is 'analyses'.

3.3.2 元语言功能

在实施元语言功能的语码转换中,通常既采用句际语码转换,又采用句内语码转换,尤其是在解释或对比L2和L1的词汇用法、语法结构、文化价值观的语境中。如例(8),教师从英语转换到汉语,指出汉语和英语中有相似的词语表达方式,再分别用汉语和英语解释它的意义和用法。有了比较,学生就更容易掌握所学内容。

例(6)T: A hot potato, guess the meaning? 其实汉语中也有对应说法,"烫手的山芋"。For instance, we say "He is a hot potato", 就是说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 hard to deal with.

例(7)T:《圣经》的第一部,Book One,叫exodus. 它是一个crescent, 新月的模样。在圣经中称为the land of milk and honey, 流着奶与蜜之地。他们在沙漠里wander了四十年。在一个judge 军事统帅的带领下,跨过红海。

在例(7)中,教师在向学生介绍《圣经》。《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支柱,对中国学生来说相对陌生。我们发觉教师有意识地以汉语为主体语言,只有在涉及术语和重要信息时才转换到英语。根据学生的反馈,他们也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语码转换形式,否则在有限的一两节课内输入大量的文化信息让学生难以消化吸收,而且感觉有挫折感,影响了教学效果。

3.3.3 交际功能

例(8)中,教师鼓励学生大胆提出问题,但是学生并没有响应,于是她用汉语问"有没有问题",在得到一名学生的反馈后,她又转换到英语。

例(8),T: Do you have any difficulties or questions in understanding the passage?

Ss:(silence)

T: 有没有问题?

S:Ms Gao, What does the author mean by saying "How can I know what I think till I see what I say?"

T: It means that.....

我们发现,低年级学生认为教师偶尔使用汉语会减少他们的焦虑情绪。尤其是回答问题时,学生担心发音不准、语法错误等而变得非常紧张,大大影响了表达效果。如果教师转换到L1就会减少学生的顾虑和压力,自然地用英语表达,而且更加愿意积极主动参加课堂教学活动。

例(9)S:老师,'缩'怎么说?

T: 你可以用 tuck. Oh, you can use 'tuck', or

'withdraw', but I think here 'tuck' is better than 'withdraw'.

例(10) S: 老师,你让我们干什么?

T: What?

S: 是让我们举例子吗?

T: First define the term, then illustrate it with some examples.

S: I see.

例(11) S: How to translate "she has indiscriminate taste in music."?

T: 她对音乐没特殊爱好。这是它的 first meaning, the second meaning is "unrestrained, without thinking much about it", 做什么事从不考虑、无节制放纵的态度。

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学生提问的形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的语码选择。如例(11),如果学生请求教师给出汉语翻译,教师只能转换到汉语,即L¹。反之,如果学生要求教师解答难点时,教师可以不考虑学生方面对教师语码选择的约束,可能自由选择英语或者汉语,如例(9)和(10)。

我们的语料表明,教师会用汉语表达对学生的称赞、肯定等情感。如例(12),学生流利准确地回答问题后,教师不假思索地用汉语加以赞扬和肯定,然后又转换到英语重复刚才的表扬。

例(12) T: "In", here is a prefix, generally means positive or negative? More examples: indiscriminate, independent, indirect, indelicate.

S: Negative.

T: 非常好! Very Good! You got it.

同时,教师也会转换到汉语表示生气、道歉等。如例(13),

例(13) : (The teacher is analyzing the text in English, then a boy enters the classroom)

T: 下午好!

S: 下午好! (felt embarrassed and came to his seat)

一名学生上课迟到,教师转换到汉语表示自己的不满情绪,通过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缓解双方的冲突。

由此可以看出,教师的情感因素也有可能导导致语码转换的发生。我们可以通过教师的语音语调以及非言语交际(如面部表情、手势)等来判断这些语码转换表达的功能。当然,使用这种语码转换的频率非常小,而且并不是几位教师都使用这种语码转换。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语码转换是教师采用的一种辅助教学策略或方法,如用于鼓励、表扬,以此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或纠正学生的错误。

3.4 讨论

我们的分析充分印证了Lin(1990)的研究成果,即英语语法课上教师更多地进行英语和汉语的转换,因为高校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的英语能力尚未达到一定水平,对语法术语相对陌生,教师为了让学生对语言输入的理解程度达到最大化,适时地使用汉语帮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使用粤语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一些学术术语的双语知识而是为了便利地为英语知识非常有限的学生解释

英语的关键词、关键句、关键语篇。”(Lin, 1996)。这种形式下的语码转换一般是句际转换,其中又有以汉语为主体语言、英语为嵌入语言的句内转换。

与此相反,英语泛读和综合英语(英语专业二年级)、西方文化导论和高级综合英语(英语专业三年级)四门课中,教师的英-汉转换频率相对较低,因为学生的英语水平比较好,基本能够理解所获得的语言输入。英语口语(电子商务专业二年级)(如例11、12、13)学生使用英语的频率相对较小,不太习惯用英语表达,课堂上倾向于使用汉语。因此,我们认为,课程性质和学生英语水平对教师语码选择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教师-学生互动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对语码选择有一定的支配作用。如学生要求教师翻译有理解障碍的句子。其他如教师情绪、教师对学生的鼓励话语等一些和教学内容不相关的因素,虽然发生的频率很低,但是也是发生语码转换的原因。

另外,其他语言学家所提到的教师课堂语码转换的功能在我们所获得的语料中都有所体现,如阐释、评论、组织课堂教学等。而且,我们发现教师用于表达这些功能的语码转换频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功能的语码转换,如表达对比的元语言功能、表达教师情感的交际功能。由此可见,语码转换主要用于满足教学功能的需要,是教师的一种教学策略,是有效提高教师和学生互动交际的教学方式。Bergman(1993:90-100)的研究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瑞典一些学校教师教授芬兰语时有意识、有计划地在瑞典语和芬兰语之间转换,对第二语言学习产生了积极作用。

Myers-Scotton的主体语言构造模式可以用来解释课堂语码转换的模式。例如,用于翻译功能的语码转换模式主要体现为以英语为主体语言、汉语为嵌入语言的句内语码转换。但是我们发现语码转换功能和模式并非一一对应。如前文例子所示,强调功能可能是句内转换,也可能是句际转换。同时,课堂教学中的语码转换有它特定的句法特征。如解释(illustration)——检查学生是否理解(comprehension check)——翻译(translation)序列中通常采用L²-L²-L¹。

四、结语

长久以来,国内语言教学界一直采用浸入式教学方法,主张教师以英语为无标记语言授课,尽量避免使用汉语,目的在于让学生最大限度地接受英语输入。然而,我们对课堂语码转换的调查研究与Guthrie(1984)、Lin(1988,1990)、Polio & Duff(1994)、Bergman(1993:90-100)以及Rolin-Ianziti & Brownlie(2002)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一致,在保证学生大量的目的语输入的前提下,教师适时、适量地使用母语,进行必要的具有教学功能的语码转换(如阐释、翻译、强调、检查学生理解情况等)可以减少学生紧张情绪,提高对目的语的输入和吸收。

* 本研究为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后备人选科研项目。项目编号为04YQHB145。

参考文献

[1] Guthrie, L. F. Contrasts in teachers' language use in a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lassroom[A]. In Handscombe et al, *On TESOL*

- [C]. Washington, D. C. : TESOL, 1984.
- [2] Lin, A. Pedagogical and para-pedagogical levels of interaction in the classroom: a social interaction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de-switching behaviour of a bilingual teacher in an English Language lesson [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¹¹[C].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anguage Centre, 1988.
- [3] Lin, A. Teaching in two tongues: language altern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R].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1990.
- [4] Lin, A. "Bilingualism or Linguistic Segregation? Symbolic Domination, Resistance and Codeswitching"[J].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996(8) :49-84.
- [5] Martin-Jones, M. Code-switching, power asymmetries and the positioning of bilingual participants in classroom discourse[A]. In D. Gorter, R. Boeschoten, P. Muysken, J. Norti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Ljouwert/Leeuwarden Summer School on Code-switching*[C]. Ljouwert/Leeuwarden: Fryske Akademy, 1994.
- [6] Martin-Jones, M. Code-switching in the classroom: Two Decades of Research[A]. In L. Milroy & P. Muysken (eds) . *One Speaker, Two Languages: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ode-switching*[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7] Milk, R. An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al allocation of Spanish and English in a bilingual classroom [J]. *California Association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1981, 2(2) :11-26.
- [8] Milk, R. Language use in bilingual classrooms: two case studies [A]. In M. Hines and W. Rutherford eds., *On TESOL'81. Washington, D. C. : 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C], 1982:181-91.
- [9] Sinclair, J. M. and Coulthard, R. M. *Toward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 the English used by teachers and pupil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0] Wong Fillmore, L.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bilingual instruction[Z]. Unpublished Mime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
- [11] Zentella, A. C. Ta bien, you could answer me en cualquier idioma: Puerto Rican codeswitching in bilingual classrooms[A]. In R. Duran ed., *Latino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ve Behavior* [C]. Norwood, N. 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1:109-32.
- [12] Bergman, P. Att undervisa på två språk[A]. In *Tvåspråkighet I skolan/Bilinguals at School* (BAS-rapport) [C]. 51-108. Stockholm: Centre for Research on Bilingualism, 1993.
- [13] Myers-Scotton, C. *Duelling Languages: Grammatical Structure in Code-switching* [M]. Oxford: Clarendon, 1993.
- [14] Ellis, R. *Classroom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M]. Oxford: Pergamon, 1984.
- [15] Auerbach, E. R. Reexamining English Only in the ESL Classroom [J]. *TESOL Quarterly*, 1993, 27 :9-32.
- [16] Mehan H. Ethnography of Bilingual Education[A]. In H. T. Trueba, G. P. Guthrie & K. H. Au (eds) . *Culture and the Bilingual Classroom: Studies in Classroom Ethnography* [C].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1981.
- [17] Cook, V.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Edward Arnold/Hodder Headline Group: Melbourne, 1991.
- [18] Cook, V. Sing the First Language in the Classroom [J].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Revue canadienne des langues vivantes*, 2001, 57(3) :402-423.
- [19] Rolin-Ianziti, Jeanne and Siobhan Brownie. Teacher Use of the Learner's Native Language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J].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Revue canadienne des langues vivantes*, 2002, 58(3) :402-426.
- [20] Polio, C. G. & P. Duff. Teachers' language use in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English and target language alternation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4, 78(3) :313-26.
- [21] Flyman Mattsson, A. & N. Burenhult. Code-switching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of French [A]. *Working papers* ⁴⁷ [C]. Lund University, Dept. of Linguistics, 1999:59-72.
- [22] Atkinson, D. *Teaching Monolingual Classes* [M]. London: Longman, 1993.
- [23] Bright, J. and G. McGregor.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ory and Techniques for the Secondary Stage* [M]. London: Longman, 1970.
- [24] Corder, S. Language-Learner language [A]. In Richards (ed.) *Understanding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C].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78a.
- [25] Corder, S. Language distance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learning task[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78b(2/1) .
- 作者简介:**高军, 上海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语篇分析和语言教学。
- 戴炜华, 上海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 收稿日期 2005-12-09
责任编辑 通达

第五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的研讨会通知

第五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将于2007年5月10日至13日在长沙召开,由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负责承办。有关事项如下:

1. 大会中心议题: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开发与前景。
2. 具体议题:1) 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认知语法、构式语法、象似性等;2) 认知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翻译等;3) 认知语言学与语篇分析,认知文体学等。
3. 主要发言人有:Ronald W. Langacker 教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Geerearts 教授(前任国际认知语言学会会长, University of Leuven), Panther 教授(现任国际认知语言学会会长, University of Hamburg), Gibbs 教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Tsur 教授(University of Tel Aviv), 沈家煊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4. 会务费500元,研究生(凭学生证)260元。
5. 本次大会还将于5月9日至10号举办认知语言学讲习班,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主讲。费用300元,研究生(凭学生证200元)。

凡愿参加会议者,请于2007年2月1日前提交电子版论文摘要;2007年3月1日前发出邀请。
联系方式:承办单位联系人:朱健平 聂亚宁 联系电话:0731-8823911
Email: zhujianpinghzh@126.com hncsnyn@hotmail.com